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 著
吴方 点校

国学基础文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袁侃 著
吴方 点校

心雕龙札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吴方点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国学基础文库)

ISBN 7-300-05885-X/G·1165

I.文…

II.①黄…②吴…

III.文心雕龙—研究

IV.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7412 号



国学基础文库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 著

吴方 点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7.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1 000

定 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题辞及略例	(1)
原道第一	(3)
征圣第二	(10)
宗经第三	(13)
正纬第四	(16)
辨骚第五	(20)
明诗第六	(23)
乐府第七	(31)
诠赋第八	(57)
颂赞第九	(69)
议对第二十四	(74)
书记第二十五	(80)
神思第二十六	(91)
体性第二十七	(94)
风骨第二十八	(98)
通变第二十九	(101)
定势第三十	(106)
情采第三十一	(109)
熔裁第三十二	(111)
声律第三十三	(114)
章句第三十四	(124)
丽辞第三十五	(159)
比兴第三十六	(169)

夸饰第三十七	(173)
事类第三十八	(183)
练字第三十九	(186)
隐秀第四十	(191)
指瑕第四十一	(194)
养气第四十二	(198)
附会第四十三	(200)
总术第四十四	(203)
序志第五十	(212)
附录:物色第四十六	(217)

题辞及略例

论文之书，鲜有专籍。自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杂论篇章。继此以降，作者间出，然文或湮阙，有如《流别》、《翰林》之类；语或简括，有如《典论》、《文赋》之儕。其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虽所引之文，今或亡佚，而三隅之反，政在达材。自唐而下，文人踵多，论文者至有标棊门法，自成部区，然纠察其善言，无不本之故记。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而非一家之眇论。若其悟解殊术，持测异方，虽百喙争鸣，而要归无二。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阳刚阴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儕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夫饮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咸酸大苦，味异而皆容于舌脰；文章之嗜好，亦类是矣，何必尽同？今为讲说计，自宜依用刘氏成书，加之诠释；引申触类，既任学者之自为，曲畅旁推，亦缘版业而散见。如谓刘氏去今已远，不足诵说，则如刘子玄《史通》以后，亦罕嗣音，论史法者，未闻度阁其作；故知滞于迹者，无向而不滞，通于理者，靡适而不通。自愧迂谨，不敢肆为论文之言，用是依旁旧文，聊资启发，虽无卓尔之美，庶以免戾为贤。若夫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是在吾党之有志者矣。

《文心》旧有黄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纍纍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亦不能一一征举也。

瑞安孙君《札迻》有校《文心》之语，并皆精美，兹悉取以入录。

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

《序志》篇云：选文以定篇。然则诸篇所举旧文，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惜多有残佚，今凡可见者，并皆缮录，以备稽考。惟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亦择其佳篇，随宜迻写。若有彦和所不载，而私意以为可作楷范者，偶为抄撮，以便讲说，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

原道第一

原道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详淮南王书有《原道》篇，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此则道者，犹佛说之“如”，其运无乎不在，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孰非道之所寄乎？《韩非子·解老》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道，公相。理，私相。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庄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理。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

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夫堪輿之内，号物之数曰万，其条理纷纭，人鬓蚕丝，犹将不足仿佛，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察其表则为谰言，察其里初无胜义，使文章之事，愈脩愈削，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擅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寡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至不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斯则矫枉之过，而非通方之谈，后来君子，庶无訾焉。

俯察含章 《易·上经·坤六三爻辞》：含章可贞。王弼说为含美而可正，是以美释章。

草木贲华 《易·释文》引傅氏云：贲，古斑字，文章皃。王肃符文反。此类隔切，音如虎贲之贲。云：有文饰黄白皃。

和若球鍠 《书·皋陶谟》曰：戛击鸣球。球，玉磬也。鍠，《说文》曰：钟声。《广韵》作镛，云大钟，户盲切。

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故知文章之事，以声采为本。彦和之意，盖谓声采由自然生，其雕琢过甚者，则浸失其本，故宜绝之，非有专隆朴质之语。

肇自太极 《易·系辞上》韩注曰：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据韩义，则所谓形气未分以前为太极，而众理之归，言思俱断，亦曰太极，非陈抟半明半昧之太极图。

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周易音义》曰：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文言。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仪征阮君因以推衍为《文言说》，而本师章氏非之。今并陈二说于后。决之以己意。

文 言 说 《肇经室三集》二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原注：《说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案此语误。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谨案：音韵与言语并兴，而文字尚在其后。《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案陈伯弢先生谓：训即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之道，讽诵言语之道，又即道盛德至善之道，此义真精确无伦。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案此数言可证阮君此文实具救弊之苦心，惟古人言语亦有音节，亦须润色修饰，故大司乐称以乐语教言语，而仲尼亦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辞之意，冀达意外之言。原注：《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案此语亦

稍误。言语有修饰，文章亦有修饰，而皆称之文。言曰文，其修饰者，虽言亦文；其不修饰者，虽名曰文，而实非文也。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大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案此数言诚为精谛。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人、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行成，偶也。学聚、问辨，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原注：《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黑谓之章。《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案此论又信矣。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之曰文，何后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案阮君尚有《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皆推阐其说。又其子福有《文笔对》。《文笔对》太长，兹节录二文于下：并见《肇经室三集》二。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

也。经也，史也，子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案此言亦微误，经、史、子亦有文有质，其文者安得不谓之文哉？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为文，于古有征乎？曰：事当求其始，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史也，子也。案此语亦未谛。韵语不必著简策，又经史皆有文，《尚书·尧典》偶语甚多，《诗》三百篇全为文事，《老子》亦用韵用偶。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案不如用庄、陆之说为正，取于文饰以为文言，非文言以前竟无文饰。《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古人言贵有文。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语又不误。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诘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沈思翰藻而后可也。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案此语最为分明，骈体之革为古文，以此致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案以此评八家，攻之反以誉之矣。求其合于昭明所谓文者鲜矣。案以下有数语略之。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则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韵语凡三十有五；岂可以为非文之正体而卑之乎？案已下有数行删去。

与友人论古文书

夫势穷者必变，案此上有数行删去。情弊者务新，文家矫厉，每求相胜，其间转变，实在昌黎。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案此语亦有疵，文起八代之衰，乃后人以誉昌黎者，昌黎未尝以此自任也。天监以还，文渐浮诡，昌黎所革，只此而已。阮云矫《文选》之流弊，与文起八代之衰，皆非知言。案以下尚有数行略去。

案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篇。以为《文选》乃袁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又谓文笔文辞之分，皆足自陷，诚中其失矣。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特雕饰逾甚，则质日以漓，浅露是崇，则文失其本。又况文辞之事，章采为要，尽去既不可法，太过亦足召讥，必也酌文质之宜而不偏，尽奇偶之变而不滞，复古以定则，裕学以立言，文

章之宗，其在此乎？

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 《汉书·五行志》曰：刘歆以为虞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又曰：初一日五行以下，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彦和云：《洛书》韞乎九畴。正同此说。纪氏谓彦和用《洛书》配九宫，说同于卢辩，是又不详考之言。

唐虞文章 案彦和以“元首载歌”“益稷陈谟”属之文章，则文章不用礼文之广谊。

业峻鸿绩 案业绩同训功，峻鸿皆训大，此句位字，殊违常轨。

制诗缉颂 李详云：案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云：制字作制。缘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汉》本有此古字者，乃为好本。据此则制即制字，既不可依《说文》训制为齐，亦不必辨制制相似之讹。谨按：李说是也。

观天文以极变 《易·贲·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发辉事业 《周易·乾》音义曰：发挥，音辉，本亦作辉，义取光辉也。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物理无穷，非言不显，非文不传，故所传之道，即万物之情，人伦之传，无小无大，靡不并包。纪氏又傅会载道之言，殊为未谛。

道心惟微 此荀子引道经之言，而梅賾伪古文采以入《大禹谟》，其辩详见太原阎君《尚书古文疏证》。

征圣第二

征圣 此篇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纪氏谓为装点门面，不悟宣尼赞《易》、序《诗》、制作《春秋》，所以继往开来，惟文是赖。后之人将欲隆文术于既颓，简群言而取正，微孔子复安归乎？且诸夏文辞之古，莫古于《帝典》，文辞之美，莫美于《易传》。一则经宣尼之刊著，一则为宣尼所自修。研论名理，则眇万物而为言；董正史文，则先百王以垂范，此乃九流之宗极，诸史之高曾，求之简编，明证如此。至于微言所寄，及门所传，贵文之辞，尤难悉数。详自古文章之名，所包至广，或以言治化，或以称政典，或以目学艺，或以表辞言，必若局促篇章，乃名文事，则圣言于此为隘，文术有所未宏。周监二代，郁郁乎文，此以文言治化也。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以文称政典也。余力学文，此以文目学艺也。文以足言，此以文表辞言也。论其经略，宏大如此，所以牢笼传记，亭毒百家，譬之溟渤之宽，众流所赴，玃衡之运，七政攸齐，征圣立言，固文章之上业也。近代惟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以为万世文章之祖，犹不悟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无一不本于圣，徒欲援引孔父，以自宠光，求为隆高，先自减削，此固千虑之一失。然持校空言理气，臆论典礼，以为明道，实殊圣心者，贯三光而洞九泉，曾何足以语其高下也！

辞欲巧 郑曰：巧，谓顺而说也。孔疏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之巧异。案此《诗》所谓“有伦有脊”者

也。《毛传》：伦，道也。脊，理也。

或简言以达旨 四句 文术虽多，要不过繁简隐显而已，故彦和征举圣文，立四者以示例。

丧服举轻以包重 黄注：所谓缌不祭，《曾子问》篇文。小功不税，《檀弓》篇文。郑注曰：日月已过，乃闻丧而服曰税，大功以上然，小功轻不服。《丧服小记注》：税者，丧与服不相当之言。

邠诗联章以积句 《七月》一篇八章，章十一句，此风诗之最长者。

儒行缚说以繁辞 据郑注，则《儒行》所举十有五儒，加以圣人之儒，为十六儒也。

昭晰 孙君云：元本晰作哲，哲为晰之借，晰乃晰之讹。《说文》日部：昭晰，明也，《易》曰，明辩皙也。《释文》云：皙又作哲。后《正纬》《明诗》《总术》篇昭晰字，元本皆作哲。按彦和用经字多异于今本，如发挥作发辉是也。

四象 彦和之意，盖与庄氏同，故曰四象精义以曲隐。《正义》引庄氏曰：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

辞尚体要，弗惟好异 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梅氏《传》：辞以体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尚。

虽精义曲隐 案自《易》称辨物正言，至正言共精义并用，乃承四象二语，以辨隐显之宜，恐人疑圣文明著，无宜有隐晦之言，故申辨之。盖正言者，求辨之正，而渊深之理，适使辨理坚强。体要者，制辞之成，而婉妙之文，益使辞致秀美。非独隐显不相妨碍，惟其能隐，所以为显也。然文章之事，固有宜隐而不宜显者，《易》理邃微，自不能如《诗》《书》之明蒨，《春

秋》简约，自不能如传记之周详，必令繁辞称说，乃与体制相乖。圣人为文，亦因其体而异，《易》非典要，故多陈几深之言，史本策书，故简立褒贬之法，必通此意，而后可与谈经；不然，视《易》为卜筮之度辞，谓《春秋》为断烂之朝报，惑经疑孔之弊，滋多于是矣。

衔华佩实 此彦和《征圣》篇之本意。文章本之圣哲，而后世专尚华辞，则离本浸远，故彦和必以华实兼言。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包咸注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者，文质相半之貌。审是，则文多者固孔子所讥，鄙略更非圣人所许，奈之何后人欲去华辞而专崇朴陋哉？如舍人者，可谓得尚于中行者矣。